

Julien Gracq

Un balcon
en Forêt

林中阳台

【法国】

朱利安·格拉克 著


译

法国当代
文学名著

诗情小说
典范之作



译林出版社



林中阳台

【法国】朱利安·格拉克 著
杨 剑 译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译林出版社



Julien Gracq
Un balcon en Forêt

根据 José Corti 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国际中文版授权:法国 José Corti 出版社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谨致谢意

林中阳台

[法国]朱利安·格拉克著 杨剑译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地址:江都路 44 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
版次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584-8/I·316
定 价 8.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韩沪麟

朱利安·格拉克：法国当代 诗情小说卓越的代表作家

杨 剑

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 1910—)原名路易·普瓦里埃,是法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他是超现实主义的三位杰出的继承人之一,其他两位乃是雷蒙·格诺(1903—1976)和罗歇·瓦扬(1907—1965)。朱利安·格拉克出生于曼恩—卢瓦尔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即1938年,他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其主要作品有小说《在阿尔戈尔的城堡》(1938)、《阴郁的美男子》(1945)、《流沙海岸》(1951)和《林中阳台》(1958);诗剧《渔夫国王》(1948);散文诗集《巨大的自由》(1947);论文集《癖好》(1961)和《大号字母》(1967)。

在法国当代文坛上,朱利安·格拉克是纯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他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为反对粗制滥造的商业化的流行文学作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并且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抨击性文章《厚脸皮文学》(1950);另一方面,他也不赞同文学创作上愈来愈明显的思想意识化的倾向,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风靡一时、席卷法国文坛的存在主义哲理文学表示了异议。他的审美取向始终以捕捉与揭示

人物动荡不定的内心情感为轴心，因而他的作品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感情充沛，意境朦胧缥缈，寓意深远，令人回味无穷。他在开掘人物动荡不宁的主体意识活动和复杂矛盾的情感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作出了特别引人注目的成绩；他从纯文学的角度使小说由对故事的叙述转向对人物心灵的揭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小说将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很值得人们思考的有益启示。他的小说散文化的色彩和诗化的倾向都非常浓郁，所以他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诗情小说家的美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安德烈·布兰在谈到朱利安·格拉克的小说艺术风格时，曾说“他的小说与其说是叙事作品，还不如说更接近于诗歌”。他正是以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而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的作家之列。

朱利安·格拉克小说的这一艺术风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受到了上个世纪一些抒情色彩非常浓烈的浪漫主义作家，如法国的夏多布里昂、奈瓦尔以及德国的歌德和诺瓦利斯的深刻影响。这中间尤其是奈瓦尔的作品对他的影响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有不少读者可能对奈瓦尔这个神秘而怪诞的作家还不太熟悉，但他却是现当代西方许多文学流派和崇尚革新的作家们借以创新的一位重要的先驱，他是歌德的鸿篇巨制《浮士德》的赫赫有名的法文译者，并将歌德等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耽于幻想、感情炽烈的艺术风格吸收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奇幻莫测、瑰丽多彩、意蕴深广的创作风格。这一点正是朱丽安·格拉克极为欣赏的，它成了他在铸造自己艺术风格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二是本世纪早期出现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对他的启迪。他对超现实主义的一代宗师布勒东推崇备至，有意识地吸取了布勒

东的意识的无指向性和瞬间变幻的迷离恍惚的现代艺术风格。他在创作伊始，曾专门研究过布勒东的作品，并写过一篇全面论述布勒东创作特色的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朱利安·格拉克以描写中世纪的史诗人物特里斯唐和帕西法尔为对象的第一部小说《在阿尔戈尔的城堡》发表之后，曾得到布勒东的高度评价，他认为这部带有浓郁魔幻色彩的小说非常完美地实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理想，“在和过去那些异常动人而又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相碰撞时，超现实主义又无拘无束地返回到了自身之中。”此时布勒东远在美国，作者和他并没有什么联系，这部似幻非幻、神秘诡异的小说拨动了布勒东的心弦，使他情不自禁地从遥远的纽约作出了反应。

自此之后，朱利安·格拉克的艺术风格已基本定型。他的名著之一《阴郁的美男子》所描写的也是非现实的虚无缥缈的往事，作者虚构了一个如烟似雾的梦幻般的人物和一些事件，表现了主人公在人生的进程中所时时感受到的某种无名状的忧伤和惆怅之感，以及对生与死的玄奥莫解的思考。他在另一部重要的小说《流沙海岸》中，采用了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故事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具体的时代和景物却使人无法辨认，作者只是纯粹虚构了一艘军舰出航远征去点燃战火的一个神奇故事。1951年，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宣布把该年度的奖金授予该书的作者，但朱利安·格拉克出于对自己的艺术信仰的执著追求而拒绝接受这一奖金。《渔夫国王》是一部场面壮观的歌剧杰作，其艺术风格也和他的小说一样，辞藻华丽，感情炽烈，意境变幻莫测。

在《流沙海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朱利安·格拉克把目光转到了现实生活之中，他花了数年时间精心创作了《林

《中阳台》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这部小说篇幅不长，但却是法国当代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作家以极其娴熟的艺术手法将抒情、虚幻、思考与现实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面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人生、嘲讽现实的多棱镜。这部小说虽然与作家长期形成的艺术风格完全一致，但在内容上却同他过去一味地回首往事、沉浸于虚幻的景象之中的倾向则有明显的区别。它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所描写的是1940年上半年一些驻守在阿登丛林里的法国官兵们的一段令人沮丧的生活情景。在德军随时都有可能入侵法国领土的紧急关头，书中的主人公格朗热准尉被一辆小卡车送到了阿登山区的一个碉堡里。从此，他就像被流放到一个杳无人迹的荒僻孤岛上一样，几乎无人过问，四周林木丛生，云雾缭绕，险象环生，神秘莫测。他深深感到，法国的军队里上、下思想互不相通，上面的作战意图、战略方针和具体的作战方案，全都是暧昧不明，稀里糊涂，因此下面的士兵们更是胡里胡涂，整天不知干什么。司令部只满足于不时地下达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内部文件，对战争作出某些不着边际的言不由衷的预测和估计。更为荒诞而又令人泄气的是，在炮火尚未打响时，他们就已给驻守在阿登边境地区的部队详细地划定了撤退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格朗热及其手下的三个士兵只能成天浑浑噩噩地生活在那座林中的“阳台”上，即碉堡上面那间混凝土浇铸而成的方形房间里。久而久之，他们的心头便渐渐地郁结了愈来愈浓厚的无法排遣的焦躁和不安的情绪，于是，有的靠谈情说爱，也有的借酒精来消除胸中的块垒。最后，在德军真的打来的时候，他们的上级却逃之夭夭，置他们于不顾，结果有两人当场被炮弹击中而毙命。格朗热也受

了致命的重伤，如丧家之犬似的逃到了森林里他情妇的那座空屋子里，在昏昏沉沉、断断续续的回忆和极度的懊恼与忧伤中死在了情妇的床上。朱利安·格拉克在小说中通篇以浓烈的抒情笔触，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几个驻守在林中碉堡里的军人的不幸命运。他们在林中的生活就像一场恶梦，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时而惊骇，时而沉寂，时而又茫然不知所措。这几个被人抛弃了的年轻官兵的人生境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遭到重创的一个缩影，它含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和强烈的讽刺意味。如果我们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能联想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能更好地把握住书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的真实性。

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不久，就不断地发出战争叫嚣，作为德国近邻的法国，自1936年起就已经受到了战争的威胁。但当时法国的当权者们，尤其是稍后执政的达拉第等人，所奉行的则是一种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一味地跟在英国人的后面跑，企图以牺牲周边国家的领土来熄灭希特勒的侵略气焰，达到使法国免遭希特勒铁蹄蹂躏的目的。大敌当前，法国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却一直是意见相左，纷争不息，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人民阵线虽然在1936年的竞选中大获全胜，但不久却因内部分崩离析而未能在反抗德军的侵略战争中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作用。当时的总形势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在《法国史》中所说的那样，“那时左翼乱成一团，右翼则害怕革命更甚于害怕法西斯主义，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法国的执政者们在这种局势之下则是一筹莫展，根本提不出一个积极有效的反侵略的作战计划，而是采取了一种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政策，“以为从隆居荣到莱茵河谷不惜工本建成的马奇诺

防线能保护法国。”

从德国方面来看，从1940年1月即小说故事所开始的那个时候起，希特勒采用了兵不厌诈的声东击西的战略方针，开始施行德国伦斯德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斯坦因提出的所谓“黄色方案”的战略计划，即先不直接进攻法国，以麻痹法国人的警惕心，而是集中现代化的装甲部队猛攻它周围的邻国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在占领这些国家之后，德军便挥师直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比利时南部和法国东北部相接壤的、被法国人称作“不可逾越的”阿登森林区。德军轻而易举地攻下了法军防御最薄弱的战略要地色当。从此，法国军队便慌了手脚，指挥失控，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我们联想到这段严酷的历史场面时，就能从更深的层次上去领会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批判意味了。

在法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法德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不算少，但作家们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左拉在1892年发表的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崩溃》，在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与《林中阳台》相比则有明显的不同。左拉一方面试图借这次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史实，达到揭露和抨击第二帝国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一批文官武将们的狂傲、轻率和无能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以高昂的激情描绘了一批下层官兵们的可歌可泣、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所以，左拉采用了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手法，以雄浑有力的笔触展示了那种具有悲凉挽歌色彩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画面。而朱利安·格拉克在《林中阳台》中所要探索和表现的，则是官兵们的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感受、思索和迷惑不解的心态，而不是去表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生死搏斗。他不愿袭常蹈规，而是

另辟蹊径，别具匠心地创造出了一种如梦似幻的虚无缥缈的战争环境，试图以这种捉摸不透的诗意的幻境和人物内心骚动不安的画面去扣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的思考，也就是说，作者所关注的是人物心灵的真实，这种真实性是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的，即当代文学理论家们所常说的第二真实，小宇宙的真实。所以，作品的内容丰厚，情感蕴藉，格调凝重，确实是一部具有极强的艺术冲击力的小说杰作。正是出于这样的艺术追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景物的描绘和渲染，对人物心态微妙变化的捕捉与揭示，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使人难以看出作者在艺术上刻意追求的任何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朱利安·格拉克在这部小说中所取得的这一艺术成就，得到了法国作家和广大读者们的交口称赞。大诗人布勒东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令人赞叹的是，在这种梦幻般的意象中，却让人感觉不到虚幻的气氛，而处处可见到的都是真实的景象。”而法国著名的文学史家雅克·伯雷内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在真实中却让人看不到真实，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他们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截然相反，但是殊途同归，实质上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对这部小说所达到的使真实和虚幻难以分清的高超的艺术境界都十分赞赏。

总的说来，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部小说正是以这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以诗补史的作用，虽然我们在书中所见到的到处都是茫茫的林海、死寂般的宁静、朦胧的景致，但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却是焦灼不安的人心、败局已定的氛围。作家从中曲折地表现了对法国这一段惨痛历史的深沉的思考与感慨。

哎！哎！森林的看守人
你们这些睡眠的保护人
至少要守卫到曙光初露的清晨
——瓦格纳《帕西法尔》

自从格朗热准尉乘坐的那列火车驰过夏尔维尔城郊及其烟雾弥漫的地区之后，他觉得这个丑恶的世界正在渐渐消逝：他意识到往后再也看不到一所房子了。火车沿着水流缓慢的河岸向前奔驰着，先是钻进覆盖着凤尾草和荆豆的坡度不大的山崖之间，之后，每逢河流拐弯、河谷深陷的地方，火车与铁轨相互碰撞的哐当声就被悬崖弹回来，在四周的一片寂静中，这声音便越发显得震耳欲聋；当他把脑袋探出车门时，秋末傍晚业已变得阴冷彻骨的寒风刺得他面颊发痛。铁路的走势随着河道的变化不断地从这一边换到那一边，当它从那些只用一排钢架建造的桥上穿过默兹河^①以后，便进入一处曲折的山口，不时地从一个个隧道中钻进又钻出。当山谷重新出现时，山坡上的欧洲山杨林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因而山谷也被辉映得流光溢彩，耀眼夺目。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夹在两道森林帘幕之间的狭长山谷就变得更加幽深，而默兹河的水面也就显得更加阴暗，河水也似乎流淌得更加缓慢，宛如在腐叶铺成的河床上徐徐地流动着。这列火车是在空车运行，在这凉爽的十月的夜晚，它似乎是驶往荒僻的地区，它从一处处先是异常鲜明的青黛色、到午后又被金黄色渐渐吞噬的山坡之间狂奔疾驰，仿佛这才是它唯一的乐趣。沿河林木丛

① 默兹河：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的一条大河，全长 960 公里。

生，只有一片像英国草坪似的青翠、狭长的带状草地与之相接，并向远方伸展出去。“这是一列开往阿纳姆领地的火车，”格朗热准尉思忖着。他是爱德加·坡^①的一位狂热的读者。此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把脑袋仰靠在用粗毕叽尼套着的软椅隆起的部位上，举目朝天，紧紧地追踪着他上方那些傲视夕阳的山崖的顶端，这一座座山崖轮廓鲜明，金光灿灿，上面林木丛生，杂沓一片。在那些纷纷涌入眼帘的狭谷景致一一隐退的瞬间，远方一片片葱茏的林木也随之在青灰色的雪茄烟雾的后面旋即消失。在他的眼下，这片隐藏在茂密的、树身布满疙瘩的森林下的土地，呈现出连绵不断的波纹状，犹如黑人鬃曲的头发那样浑然天成。然而，它的丑陋之处也不会被人完全疏漏：火车不时地和一些污渍斑斑的小站上停下来，那些小站就像烙上了铁矿石的颜色那样，乌黑不堪，它们是由石块垒成的，夹在河流和悬崖之间；一些身穿黄褐色军服的士兵，紧靠在光泽已经褪了的青色防弹玻璃窗边，或是跨坐在邮局的那些四轮运货马车上，一个个都呆在那里似睡非睡地打着盹儿。接着，那苍翠的山谷倏忽间便变得斑斑驳驳，就像得了癣病似的，因为这时火车正在穿过一些在赭石上开凿而成的阴郁凄凉的黄色陋屋，这些屋子的震动仿佛把石膏采石场的粉末都抖落到周围那块绿色的原野上。因此，当格朗热那沮丧的目光重又投射到默兹河上时，他已能看清这儿那儿用砖块和混凝土刚刚建成的一些小型掩蔽所，工程极其粗劣；在陡峭的河岸边，围着一些带铁蒺藜的铁丝网，河水上涨时已将一些腐草落

^① 爱德加·坡(1809—1849)，美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其艺术风格对二十世纪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颇深。

叶悬挂在铁丝网上。在这里，甚至连最初的炮声尚未打响时，铁锈、战争的痛苦、被毁坏的土地的气息，以及被抛弃了的荒地，就已经将这块还未遭到蹂躏的地区——林木丛生的狭长地带，蒙上了奇耻大辱。

当格朗热在莫里亚梅车站下车时，那座巍峨挺拔的悬崖的阴影已将这个小城完全吞没了。天气突然冷了起来，迎面响起了一声汽笛的吼叫声，那气流刷地一下子，将一块潮湿的破布贴到了他的肩头上。不过，那是工厂的汽笛声，它只是将一些从北非来的凄惨的牛羊群驱赶到小广场上去。他回忆起了先前休假期间的情景，夜晚，他有时候会把耳朵竖起来，谛听着市镇上那台汽泵所发出的鸣叫声：那声音响一下，是表示炉灶开始生火；响两下，则意味着村庄里发生了火灾；响三下，那就是告诉人们，远方的某个农场里起火了。交叉道口附近那些神色不安的行人们，在听到第三声响起时就会松下一口气。“在这儿，也许这些响声的含义正好相反，”他在心里琢磨着，“叫一声，表示平安无事；叫三声，是警告人们有炮弹轰炸。问题是要能分辨得出来。”但是，在这次的战争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点儿反常。车站里的那位公务员也是团里的一名文职人员，他给格朗热指了指路。格朗热现在正不紧不慢地走进一条通往默兹河的灰暗的穷街陋巷之中；十月里的黄昏降临得很快，这条街刹那间便空无一人，在街上行走的市民们骤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到处可以见到一些门面黄乎乎的屋子，从里面传出了士兵们所发出的乱糟糟的响声：头盔和饭盒的叮当声，以及打上钉子的鞋底踏在方砖地上的碰击声。格朗热心里想道：“要是将眼睛闭上片刻，仅凭两只耳朵，就可以听

出百年战争^①时期使用过的盔甲的声音，至今仍在现代军队中叮叮当地鸣响着。”

团部指挥所设在默兹河畔一座用磨石粗砂岩建造的楼阁里，那是市郊的一座房屋，样子很蹩脚，由一道栅栏和一个花坛与河堤隔开。花坛里空空如也，上面已被军人们的脚步踩得板板的，有几辆摩托车斜靠在一株丁香树的光秃秃的树干上。由于这个人数众多而又十分繁忙的场所异常窄小，因此部队在这里只扎营了两个月，就已经把屋子里的地板刮去了一层，那些脚踏板以及走廊上高达一人的墙壁已经遭到了彻底的损坏。格朗热在一间灰尘弥漫的房间里久久地等待着，房间的百叶窗半开着，一台打字机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嗒嗒地响着。正在工作的那位文书，间或连头也不抬一抬便将烟蒂掐灭在放着图样的桌子的边角上。在这座楼阁里，大概还住着一位铸造工程师。在微微开着的百叶窗的后面，一道由树木构成的屏障紧挨着窗户，看起来，它的上端已贴近了屋顶；默兹河的上空以及它那炉渣状的堤岸一带，此时天色灰暗，阴气沉沉；街道上时而响起的孩子们的叫喊声，在这沉闷的战争气氛中显得软弱无力，犹如兔子的叫声那样微不足道。当格朗热的鞋跟在上校那间依然十分明亮的办公室里碰得砰砰作响的时候，上校那深蓝色的目光狠狠地盯了他一下。上校的嘴巴边缘胡须丛生，就像硬毛刷子似的，所以只见嘴巴而不见嘴唇。这位上校和赫尔穆斯^②倒很相像。从他的目光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

^① 百年战争：英、法王室之间为争夺领土而爆发的一场大战，从1337年至1453年，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故而史称百年战争。

^② 赫尔穆斯(1800—1891)，德国的一名将军，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因指挥马恩河战役遭到失败而被解职。

骤然爆发的强烈的生命冲动，但他的双眼在顷刻之间却蒙上了一层阴翳，重又在沉重的眼皮的逼压下合拢起来。这是一种疲惫不堪的表情，但却完全是一种凝聚着精力而又蕴含着谋略的倦态：从这种鹰隼似的、伪装的、静止不动的姿态后面，人们可以感觉到他那随时准备扑击的利爪。

当格朗热把他从兵营带来的命令交给上校时，他审查了一下这次行军的时间安排。他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揉着面前的几页纸。格朗热意识到这几页纸与自己有关：在部队的机要部门，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份材料。

“我派您到上法里兹要塞去，”沉默了片刻之后，上校以一种军事人员惯用的不带感情的语调说；不过，从他的话语中却泄露出了某种秘不可宣的意图，因为他的双眸倏忽间很不自然地变小了。“您明天早晨和维涅上尉一道上去。今天您去机械连领取给养。”

格朗热并不满意在机械连里用晚餐。这场战争正在悄悄地转向死亡之点，自参战之后，他对任何一项可能会遇到的苦差事，都没有产生厌恶的念头。但是，他并不投入进去，每一次他都可以凭本能去做，他始终保持着平稳的心态，向后退缩。他在食堂里将那辆开往法里兹的小卡车装好之后，就到下街的一家简陋的、百叶窗已经关闭的工人咖啡馆里，去吃了一些火腿煎鸡蛋；然后，他就从一些早已无行人行走、但却响起了巡逻队脚步声的街道，返回到自己的住所。

他的房间就是一间颇为狭小的顶楼，窗户朝默兹河开着。在那张铁床对面的角落里，放着一个腿脚长短不等的五斗橱，橱面上铺了一层陈旧的报纸，报纸上摊放着一些干涸了的水果。这些酸苹果所散发出来的气味，甜腻腻的，经久不息，非常

难闻，使人感到反胃欲吐。于是，格朗热便把窗户开得大大的，尔后就坐在一只行李箱子上，他的酒意已经完全消失了。床单和盖被不断地散发出浓烈的烂苹果的气味，就像从一台陈旧的压榨机里压出来似的。格朗热把床拉到敞开着窗户边。烛光随着河面上缓缓拂动的气流而摇曳不定，从屋顶的椽子之间可以看到默兹河的水面就像是厚重的油页岩石板层，它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泽，宛若酒渣的颜色。他脱下了衣服，情绪极其低沉：这个有铸造厂的小镇，那些像煤炭一样乌黑的小街，这位上校，这些烂苹果，一切的一切，都使他在和这儿的营地初次接触时就产生了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一座要塞，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他在思索着。他从遥远的记忆里搜索着有关战场上的防御工事的使用规则：不行，显然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了。这很可能涉及到军事法庭的法规，不允许说出来。他发现，军事法庭这个词儿含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它使人联想到监狱和暴力，事实上它本身也是一座牢狱。待到格朗热把蜡烛吹灭之后，眼下的一切情景就全都变了样。他侧身躺在床上，目光远眺着默兹河。一轮明月高高地升起在陡崖峭壁的上空，耳畔所响起的，只有河水轻轻流过已被淹没的坝顶时所发出的异常平静的潺潺声，以及栖息在离对岸很近的树林里的鸮的鸣叫声。这座小城全都已沉浸在夜间的雾霭之中，岸边高大的林木的清香静悄悄地在烟雾中四处飘荡，使这座小城沐浴在它的清香之中，就连工厂区的小街陋巷也浸润着它的香气。此刻已完全是一派夜色深沉、星光灿烂的景象，城市的四周却是一片无际无涯、浩瀚苍茫的林海。格朗热下午的那阵狂喜的心情即刻又油然而生。他想到，他生命的另一半时光将要由他自己来支配了，在作战的时候，夜间也是不得安稳的。